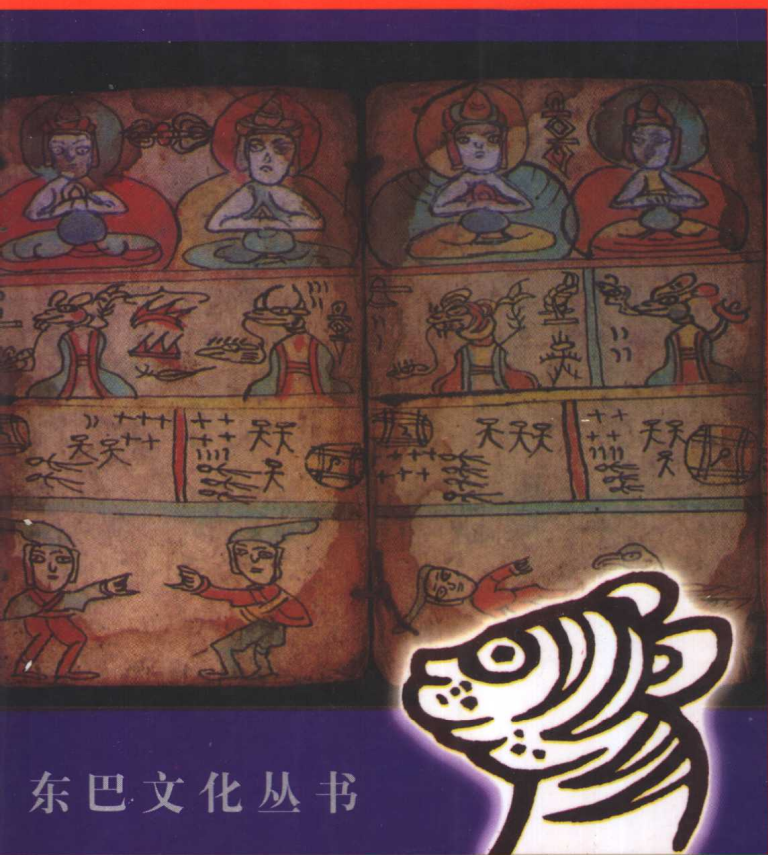


东巴骨卜文化



东巴文化丛书

● 戈阿干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东巴文化丛书

东巴骨卜文化

戈阿干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丛书主编：杨世光
责任编辑：黄 惠
封面设计：林维东

·东巴文化丛书·
东巴骨卜文化
戈阿千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邮 编：650011

云南新华印刷三厂印装

开 本：787×1092 1/32 印 张：7 字 数：150千
1999年3月第1版 1999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7-222-02630-4/G·474 定 价：9.10元

我的国学梦

——代自序

由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创办的大型学术年鉴《国学研究》第4卷，刊载了《纳西东巴骨卜和象形文骨卜书》一文。我是1997年6月底从家乡丽江结束又一次田野考察返回昆明后，于7月初见到书刊目录的。6月中旬，我又重走那条丽江——大具——哈巴——白地的东巴古道。白地在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中甸县三坝纳西族民族乡，各地纳西东巴都称它为东巴文化发祥地。丽江的东巴最早也从那儿传来。位于无量河流域的四川木里藏族自治县俄亚、洛吉一带的纳西族也从师白地东巴，或自己到白地找著名东巴投师，或派人派马把白地东巴接去传授。我先后去了4趟白地。头一次踏访那条古道是1960年盛夏。当时的步行方向为土官村（中甸县虎跳江下桥头附近）——雪门坎（羽禾崩）——东坝——白地——哈巴——大具，正好同第4次方向相反。当时我还只是个就读于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的学生。在一位叫梅肯阿塔的老东巴家里，见到一张印有“人类学博士陶云逵”字样的名片。这是我头一回目睹的名片。梅肯阿塔是位集农夫、东巴、草医、木匠、猎人于一身的老人，是当时我拜访过的白地东巴中印象最深的一位。特别是他的狩猎技艺足称超群。除了猛虎，凡出没于三坝山地荒野

的走兽飞禽，都曾变成他的猎获物。而每有所获，他总要把它们的头骨或一些肩胛骨取下来系上麻绳悬挂在自己的木楞房卧室里。他把这些标志他狩猎技艺的有几百具之多的战利品悬挂在一起，不单纯在炫耀自己的高强技能，更重要的是在显示一种观念，或者说一种崇拜心理。他与其他纳西猎人一样，每次进山出山都要吟诵敬拜猎神——厘楚的经咒。从一具具兽骨上，他曾预测自己下一次行动将有何种结局。东巴已经有专门的《祭猎神》（厘布）仪式和相关经书，而其他门类的经卷上也大都写着这样一条古训：“人世间万事万物的吉凶祸福，都一一深藏于禽兽的骨子里，并由它们的裂纹显现于人前。”作为又是东巴又是猎人的他，自然更明白这一番先民自古传递下来的道理。他接受陶云逵博士采访那年我还未出生，当我也来拜访他时，老人已 72 岁，虽说精神还矍铄，但毕竟已经衰老，再没有精力进山行猎，只是把那些骨具和那张名片完好地保存下来。我当时想，最早能理解他这一生的人，恐怕也只有那位从远道赶来的人类学博士。陶先生赴白地考察的时间为 1935 年夏天，并于 1937 年在南京写成《么些族之羊骨卜及肥卜》，刊载在当时的《人类学集刊》第 1 卷第 1 期上。

我就没想到，时隔 26 年后，我方才有机会亲睹自己民族的纳西象形文骨卜原籍。1985 年，我赴滇、川、藏进行东巴文化考察，发现祭天一俗为各地纳西人所共同恪守的本民族正宗传统文化，便于第 2 年春到丽江东巴文化研究所翻译、注释并主编纳西族东巴文学集成《祭天古歌》一书，其间在东巴和开祥老师手中见到一本骨卜经书。我很兴奋，立即把它抄录下来，记下老师的读音，并翻成汉文作资料保

存。不久，我又有一个机会赴大西北考察，先后在内蒙古、新疆、甘肃、青海、陕西等地奔走踏访。1985年大西南之行，我把侧重点放在东巴文化与藏族本教、藏传佛教之间如何相互渗透、相互交融上。那几篇题为《纳西东巴和藏族本波心目中的丁巴什罗》、《滇川藏东巴文化及其源流考察》等拙稿和后来由杨世光先生收入滇版“东巴文化丛书”的《东巴神系与东巴舞谱》，算是对那次滇川藏之行的田野考察纪实和一些在考察途中生发的学术思考。而这次大西北之行，则把视点聚焦在对“古羌文化根”的寻觅上。我自然也想到，来大西北作民族文化寻根，只有多找那些从事文史研究和田野考古的朋友，察看他们的研究文字和经由他们之手出土于地表的一些相关文物。从新疆转回甘肃时，我便开始这么做，先后访问参观敦煌博物馆、酒泉博物馆、甘肃省博物馆和青海省考古研究所出土文物陈列馆，获得不少知识以及已能与古羌人联系在一起的种种文化线索及其遗物。

那年8月28日，在青海省恰卜恰参观海南州民族博物馆文物展室。出土于该州境内的文物竟达30多万件，古文化遗址则有500多处。1981年在贵德县发掘了100多个墓葬，出土700多件文物，据州文化局和博物馆朋友介绍，它们属于古羌文化遗址。就在这天，我在展室里见到一具有7个炙灼痕迹的羊肩胛骨，据介绍为1980年于龙羊峡口古城出土。在另一个出土于乐都（汉武帝时在此置“破羌县”）的蛙纹陶罐里，也盛有此类用于占卜的羊肩胛骨卜具。乐都遗址被考古界定为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属古羌文化遗址，存在时间大约在5000年前。看着这些骨具，我感到十分眼熟，也颇为兴奋。

我从西宁转西安，于是年9月5日在西安半坡陈列馆里，又目击一块有若干炙灼点的完整的羊肩胛骨。这块卜骨则与当今纳西东巴尚在使用的卜骨已没有什么两样。我又一次处于极度兴奋之中。半坡文化遗址存在的历史，据碳素测定已有五六千年之多。这就是说，在五六千年前生活于仰韶文化半坡母系氏族社会的中华民族先祖的骨卜形制或说技艺，已达到今天由纳西东巴传承的卜占水准。那么，半坡人与湟、黄流域的古羌人又该有什么联系？这一古老的骨卜古俗对中华文明的创生与发展又起过什么作用？……很多很多问号一时悬浮于我的脑海里。

我自然明白，这些问号一时很不容易破解。但经过此次大西北之行，增强了自己对纳西骨卜这一古俗遗风的觅索兴致，同时也有了几分破译把握。于是我又频繁地奔走于滇、川、藏毗邻地带的纳西族聚居地，进行更为深入的田野考察，一一实录不同地方、不同东巴传承的骨卜古俗、学习和翻译卜书卜辞，采集各类卜具，并亲自动手进行卜占实践。其间，也还钻一钻《易经》，并力求学会书中所记载的用“五十根蓍草”作卜具的占筮方法。同时开始运用纳西人的骨卜、线卜和《易经》的占筮方法，设法破译早于五六千年前“马厂人”、“半坡人”就已掌握而至今仍由我的文化之父——纳西东巴们操持着的骨卜这一“活化石”所蕴藏的文化奥义以及它与被学人推为中华文明源头的《易经》、殷墟、周原甲骨文化之间的某些渊源联系。

历经若干年的奔走和准备，我已有一定的信心和勇气撰写论文，可又想，自己还不宜从“民族学”、“民俗学”、“原始宗教学”或“文化人类学”之类角度把握已采集到手的资

料，倒很有必要、也有足够价值把它推向“国学”殿堂。

据查，“国学”一语原系“国子监”简称，为中国古代王朝的中央教育机构。但在现代人的概念里，它似与古时的语意再没有联系，而已指着诠释、训诂、研习四书五经之类古代汉文典籍的一门学科。然而无论怎么演变，从我 50 年代末在中央民族学院读历史的年代直到现今，它始终未曾改变“国学”即“汉学”这样一个模式与框架。我多年来一直在琢磨，“中国”乃中华各民族的“大中国”，中国的文化，自古以来也都是由中华各民族所共同创造。这个“国学”，还不能只涵盖由汉文作载体的史书典籍。近年，鉴于在中华大地上大量的地下遗址、文物相继出土，和地表的民族学（即文化人类学）田野考察的汹涌推进，首先使史学界打开眼界，对与汉民族的族源有关的最早组成“华夏族”的主体提出了新的有说服力的看法。而许多学者的研究还作出证明：见于史书中的古羌，当为组成华夏族的主体。事实上，汉文古籍中早已把“羌族”和“华夏族”的始祖同时相并列，视为同源而异流。

纳西人正是古羌的苗裔。事实上，从大量的由纳西东巴保存的象形文典籍中，我们不难看到纳西先民与“华夏族”一起创造中华文化、共建古代华夏文明的种种事实。1996 年“二·三”丽江地震后，我曾撰写一篇题为《东巴文化断层告急》的文章，内中已写下这样一段文字：“通过对该文化中古羌文化的渊源考察，尚可揭示她与中原文化的血缘联系，从而对中华古文化（夏、商、周文化）的研究拓开一个新的领地。如，反映自然崇拜和祖灵崇拜合二而一（天人合一）的祭天一俗，在中原大约起源于夏，盛行于商、周，至

秦受挫，到汉仅存一个较抽象的郊祀礼仪，相关的祭祀典籍因秦皇焚书坑儒几乎丧失殆尽，但纳西东巴还保存着包括书面和口诵的全部祭天经书与祭词，与能再现仪式的全部程序。又如，大约出现于仰韶文化时期，早于商周之前的‘夏人’便已开始用羊肩胛骨从事卜筮活动的骨卜一俗，至今纳西东巴也较完好地保存着。东巴们现在仍在使用的卜骨与在西安半坡、河南安阳殷墟小屯两地、河南淅川以及在甘肃、青海等地出土的有灼点的羊肩胛骨的形制完全类同。但在半坡等处，我们现在仅能看到已变成‘化石’的一片片骨块而已，唯纳西东巴把相应的骨卜古书保存至今并尚可一一诠释。”

汉文典籍《周礼》中有“以禋祀昊天上帝”、“大宗伯之职，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礼”的明确记载，在《论语》中还有“社，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的有关祭祀用木的记载。这同今天纳西人用两株不同形状的栗木象征天（神）、地（示），用一株柏木象征中央天舅（人鬼）并把这三位神灵同时祭祀的做法（纳西族支系“鲁鲁人”的祭天用木为松），应同属一种华夏民族的文化根或称文化象征。1988年《祭天古歌》在北京出版，第二年被评上第二届中国民间文学优秀作品头奖，评委主任钟敬文教授称誉它“当之无愧地在中华文化史上占一席之地”。继而有学者指出：该书以其完整的内容、丰富了中华古文化宝库，对研究夏、商、周时代的历史、宗教、文学艺术有重要的参证价值。在近年一些研究先秦中华文化史的著作中，学者们开始引用它的一些内容。

《祭天古歌》一书得到学界肯定，对进一步把握东巴骨

卜的文化深意及其价值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和促进。借助《纳西东巴骨卜和象形文骨卜书》一文，我运用在各地收集记录的田野考察第一手资料，参照殷商、周原甲骨卜辞、考古出土文物和《易经》等古代汉文国学经典，依循纳西族为古羌后裔这一族源线索，在陶云逵先生等人研究的基础上追溯其深层文化内涵、渊源及其流传脉络，再次提出并论证纳西骨卜与夏商周中华古文化的幽深亲缘关系以及它的原生文化形态价值。多年来我总在思考并付诸求索行动：通过对东巴文化中古羌文化线索的深入探讨，开拓一块对华夏古文明研究的崭新的学术领域。随着对东巴文化研究的日趋加深，我十分自信这块学术处女地的价值，绝不应该也不会逊色于百来年前被人们发现的殷墟甲骨文化和进而形成的甲骨学。这本在《国学研究》所载《纳西东巴骨卜和象形文骨卜书》一文基础上充实而成的《东巴骨卜文化》，正是继《祭天古歌》之后，自己对这一文化思考和学术探索的再次阶段性理论实践。甲骨学已有百把年历史，甲骨文的发现与研究，确证了商朝的存在，查明了殷墟的位置，填补了中国古代历史上较长一段空白。但到目前为止，甲骨文的源头仍是个谜。经过对东巴骨卜的考察，我认识到，要进一步考索其本源，仍不能背离中华民族先民所传承的骨卜这一原始占卜形制。包括骨卜在内的占卜文化，与中华文明的早期文化有着密切联系。经对东巴骨卜的研究，并以它作为一个线索进行推本溯源，能让我们理解在殷商之前、存在于四五千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以至比这更古远的一些地下出土文物所蕴涵的文化本意，进而梳理华夏文明的发端踪迹及其演进传承脉络。当然，这是一个很繁重的课题，我在这本书里提出的一些观

点，难免有纰缪之说，还待资深的国学家和从事民族文化研究的同行批评指教，以期在下一阶段的研究中能有所长进。

目 录

我的国学梦

——代自序·····	(1)
一 东巴骨卜古俗考察·····	(1)
二 东巴骨卜用具及灼占图示·····	(21)
三 三本东巴骨卜书记音译注·····	(31)
四 从东巴骨卜看殷墟甲骨文化·····	(74)
五 关于骨卜的发祥地和族源问题·····	(95)
六 透过女卜神形象看占卜文化起源·····	(117)
七 从东巴占卜看河图洛书与周易八卦·····	(144)
八 卜人和祭司们的文化创造	
——骨卜纹图与古文字起源论说·····	(181)
后记·····	(208)

一 东巴骨卜古俗考察

纳西东巴的卜筮活动十分频繁，其中骨卜一项特别受到重视。东巴称骨卜为“平嗅”（p'i³¹ ɕiə⁵⁵）、“平耿”（p'i³¹ ku⁵⁵）或“齐阁耿”（tɕi³³ ko³¹ ku⁵⁵）。“平”和“齐阁”指肩胛骨，“嗅”意占卜（察看），“耿”意炙、灼。用于占卜的肩胛骨，东巴们分为两种，一种叫“耿平”，意为用来炙灼的肩胛骨，另一种叫“汁平”（tɕər³³ p'i³¹），意为“鲜肩胛骨”，即仅用来观察不进行炙灼的肩胛骨。与这两个称谓相对应，东巴们把骨卜分成两种形式，一种为仅观察“鲜肩胛骨”骨象的“汁平嗅”，另一种为炙灼后再察看裂纹卜兆的“平耿嗅”。后者有相应的用纳西象形文书写的卜书，前者未见有书，仅有一个口传的卜象解语（有东巴称“汁平嗅”也有过卜书，但笔者未曾目击）。

研究东巴骨卜的文章，就笔者管见所知，仅有陶云逵先生所撰，刊于1937年南京《人类学集刊》第1卷第1期的《么些族之羊骨卜及肥卜》（一些资料性、介绍性的文章除外）。陶先生于1935年夏在中甸县白地聘一位名阿四的纳西东巴译述一部骨卜经书，由纳西人周汝诚先生再协助翻译，后又请纳西族学者方国瑜先生进行校勘、标音，于是使一本纳西象形文骨卜书得以完整地向学界昭示。陶先生的论文有很高的学术水平。文章中也已记载部分骨卜古俗，但记录得

较为简单，且似局限于一地一人之口，对卜书的卜辞也只列出一项汉译文，某些译语尚存在可推敲之点。为更准确、更全面地把握东巴骨卜的原生形貌。笔者对各地东巴的骨卜民俗事项，包括对观察“鲜肩胛骨”骨象的“汁平嗅”和进行炙灼后察看裂纹卜兆（查对卜书）的“平耿嗅”进行了较为翔实的记录，对卜书卜辞也一一记下纳西语读音，包括对同一卜辞的不同解读。下面先介绍十多年来笔者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采录的东巴骨卜遗风。这些资料有的有原始记录，有的则保存有录音磁带。

1988年7月31日，在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中甸县三坝纳西族民族乡白地行政村吴什吾自然村，访著名东巴佳嘎吉。

佳嘎吉又名东嘎，属狗，时年80岁，为阮可（纳西族分支）东巴。他的父亲、外祖父都属于大东巴。他8岁始学东巴，15岁时父亲去世，18岁便开始在村里主持各类仪式，至30岁左右，已变成远近知名的大东巴。笔者见到他时，他尚保存百多部经书、一套完整的仪式用器和若干东巴画挂幛。他的大部分经书包括骨卜经书在文革时期被抄去焚毁。他过去经常进行占卜活动。他介绍说：“纳西东巴所用卜骨分‘汁平’、‘耿平’两种。‘汁平’通常取用猪肩胛骨的右边一扇，不再进行炙灼，仅观看骨象；‘耿平’取用山羊肩胛骨左边的一扇，需用火食（一种晒干后揉成小团的艾蒿或另一种纳西语称为‘居班’、汉语方言称‘火草’的山草）烧灼。若取用绵羊肩胛骨作‘耿平’卜骨，则选择右边的一扇。东巴经中有句俗语：‘次塔王平恩、羽塔衣平恩’（ $\text{tsi}^{55}\text{t}^{\text{a}}\text{uæ}^{33}\text{tsi}^{31}\text{u}^{33}$, $\text{y}^{31}\text{ra}^{55}\text{i}^{31}\text{tsi}^{31}\text{u}^{33}$ ），其含意为‘山羊以左扇骨

为灵验，绵羊以右扇骨为佳品’。”

不论是猪是羊，或山里的走兽，凡肩胛骨皆呈一扇面形状，所以俗称扇子骨。东巴把每一具扇骨分成上、下、左、右四个方位，还分里、外两个骨面，下窄上宽，里面平滑，外面（背部）有一条骨峰从中间凸出，显得不平整。佳嘎吉习惯把“耿平”的灼点选择在平滑明亮的里层骨面上。下端的“扇子把”为行卜时的把手处，拇指所按部位被他称为“亨兹固”（ $he^3 dzɿ^{31} k y$ ，神坐），忌讳被火食烧灼。用于“耿平”的肩胛骨不宜取用不洁净的诸如病畜的骨具，平时须收存完好，以免需要时临时去寻觅。“汁平”则在宰杀猪羊时现场取用。骨卜通常在各种仪式之前进行，村里的人生了病或有人欲出门远行，也常请东巴进行卜算。

1988年8月6日，佳嘎吉老人又作补充说，白地一带纳西人在下述场合找东巴行卜：

1. 有人要去做生意（买卖）时；
2. 起盖新居，需选择地基时；
3. 家里人生了病之后；
4. 上山行猎前夕；
5. 出远门旅行之前；
6. 出征作战（械斗）之前；
7. 家里被偷盗之后，等等。

三坝乡位于中甸县东南角，金沙江从虎跳峡下段算起，在该乡地段流经70多公里，西侧为哈巴雪山，有四时清冽、严冬不冻盛夏不浑的白水台名胜。全乡总人口有15000多人，其中纳西族占65%。其他尚有彝族、回族、藏族、傈僳族和汉族等若干民族。佳嘎吉介绍说：“三坝乡的彝族也

有骨卜一俗，他们有人还用獐子（麝）肩胛骨做卜具。但他们不见有卜书。”

1988年8月6日，在白地水甲村访东巴纳布塔。

水甲村系纳西“什罗”——大东巴阿明的诞生地，白地被誉为东巴文化圣地，与这位“什罗”的业绩有直接关系。纳布塔系阿明什罗的后裔，时年68岁，属鸡。在陶云逵先生的文章中有下述记录：“1935年7月20日在中甸县属白地，请得东巴巫师，年40岁，自称系东巴教祖东巴萨勒之第95嫡徒，作羊骨卜。”（这位“东巴萨勒”应为藏族本教和纳西东巴教所共同奉为教祖的丁巴什罗即登巴辛饶。阿明仅属他的信奉者，大约存在于宋、元之际，最早不超出唐代，最迟不晚于明朝——作者注）。

纳布塔：“我是东巴世家后裔，但3岁时便失去父亲，到20岁那年（龙年）才开始做东巴。我哥哥也是东巴，他死后由我操持全部祭祀仪规。水甲是阿明的家乡，旧时每到大年初三这天，全寨子的东巴都要到阿明祖师的栖身地——‘阿明乃科’（一修身兼藏身之洞穴）焚香，为年轻的东巴举行‘汁章礼’（一种‘加威’礼仪，类似佛教的受戒礼）。同时，从岩洞附近选择用于祭奠祖先的祭木（黄栗木）扛回村上来。”

8月1日访问纳布塔前，笔者由三坝乡文化站站长和尚礼带路，从水甲村步行近3个小时，到孟取固山腰观看“阿明乃科”。此洞穴为干枯型喀斯特地貌岩洞，方向坐东北朝西南。洞分两穴，右穴（北面）稍大，可容20~30人；左穴较小，仅可容纳10来人。在两个洞穴中间，供有一只石香炉，留有叩拜焚香痕迹。在香炉右侧，尚保存有丽江县鲁

甸乡东巴杨学才和学者李霖灿先生一起竖立的柏木香塔，在左洞岩壁上，也还保留有他们二人赴“灵洞”拜谒并树木塔的纪行墨迹，时间为民国31年（公元1942年）。“灵洞”四周皆由古黄栗木（黄栌青栲，为各地东巴统一用于祭天盛典上的祭木品种）围绕。透过古木树荫，可眺望白地村落、白水台和对面的“羽禾崩”——雪门坎。

身为阿明什罗苗裔的纳布塔还经常来“阿明乃科”祭拜，并极珍惜地保存着相传为阿明祖师使用过的一副仪式用器——阿明兹莱（阿明板铃）。问及骨卜一俗，他提供了下述情况：水甲东巴用于骨卜的卜具包括山、绵羊肩胛骨，火食，谷子（稻谷）、麦子等。火食通常由含棉质纤维的山火草（即“居班”。旧时白地纳西人还经常用它编织衣物）或蒿草（即艾草）晒干后揉成小球（每一小球为玉米粒一般大小），燃上火置于骨面上，再把卜骨放回盛有谷子或麦子的器皿（竹箕）上。待火食燃尽，骨面冷却，便出现裂纹征兆。灼一眼需一袋烟（2~3分钟）功夫。每次举行骨卜，炙灼点没有定数，求卜者在卜过一次后如不遂心，还可请东巴再灼卜另一眼。通常情况下卜两次（灼两眼），最多不超过3次。一块肩胛骨可用上若干回。

1990年9月11日在三坝乡东坝行政村（庚堆）壳木自然村访东巴杨天宝。

杨：“我进行骨卜时，火食放在卜骨的外层面上进行炙灼，而观察卜象时则查看里层面上的裂痕征兆。”此说与其他东巴所谈有异。又说：“手握住卜骨之后，只能在大拇指的上方选择灼点。”

先前有东巴向笔者介绍，杨天宝老人手头有一本骨卜